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二十三回 伯制軍兩番訪主 唐教頭二次解圍

詩曰：奉命督師視長江，為國勤勞到此方，順道幾番尋聖主，麟閣名留百世芳。

當日知府因勸楊氏將女兒月姣從順黃氏親事，楊氏執意不從，反出言頂撞。一時盛怒之下，將她打死，自問心上不安，卻又受了黃仁的銀兩，如此斷法。故此月姣、林標二人，不帶上堂審問，權且收監。著令管監之伴婆，相勸於她，望其順從。誰知月姣果然貞節，矢志不移，知府亦屬無奈，只得將相勸的言語向黃仁說明，且將套話，將月姣勸到相從，並勸黃飛鴻不必心急，定然有日到手。這飛鴻聽了知府言語，信以為真，這病好得幾分。當時即能起身行動。

卻說伯達自從在鎮江丹徒縣衙內得見聖容，求他回朝，不從其請，只因天子到江南未久，地方多未游到，是以不肯回朝。伯達遵旨差委中軍官帶了兵丁，捉拿蔡鎮武一家帶省，再將密旨交與莊巡撫，捉拿葉兵部一家解京。自己帶了兵丁，卻來巡視長江一帶，一年期滿回京復命。將在丹徒縣上見得聖上，在太后駕前啟奏一番。太后吩咐伯達道：「爾二次巡視長江，務即尋著聖上，勸他回朝，不可久延於外。」當日領了大後密旨，帶了從人出京。催舟直向江南而來，到了碼頭泊好船，早有地方官迎接公館住下，卻令心腹家人四處打探聖主蹤跡，數月未知。伯達與家人四名，催舟來到揚州地方，著家人尋了客店住下，然後各處細訪，有時微服，往各處遊玩，順訪民情並本城各官賢愚不提。

卻說天子遊玩到那一日，見一少年後生，哭哭啼啼，問起情由。那少年上前說道：「小人姓林名豹，因有個姨丈，名喚殷計昌，乃廣東人氏，家財數萬，娶妻楊氏，止有一女，名喚月姣，在本處貿易，上年業已身故。本年三月，母女上墳拜掃，被本處一個土豪姓黃名仁，與三子飛鴻，看見月姣生得貌美，強逼為婚，姨母不從。那土豪先將表妹夫張昭捉拿，在知府監裡押死，硬將禮物聘金搬入殷家屋內。姨母將他罵了幾句，他假造婚書，誑稟知府，捉拿姨母母女二人，並哥哥林標收監。姨母因與奸官頂撞，已被當場打死。現在哥哥與表妹在監，定然有死無生，無法打救，因此哭啼。」

天子本欲與他出頭，因見從前代人所做之事，歷遭危險，不敢妄動。說道：「待我做稟，就抬去遞過，知府不准，再來商酌，余在李家候你。」林豹道：「客官高姓？」天子道：「余名高天賜。」說完即將稟做起，看過一遍，然後交日清寫正，交與林豹。又命日清取了銀子，並交林豹，吩咐道：「你須仔細前往為是。」

林豹當日拈了稟詞並天子所贈銀兩，一直奔到知府衙門而來。那日正是初八放告，早有許多百姓到衙遞稟，是日午牌時候，差人兩邊侍立，知府坐堂收稟，那些百姓陸續將稟呈上，俱皆收了，及至收到林豹所遞之稟，即時張目觀看，其辭云：

具稟人林豹，年□九歲，係揚州人，稟為土豪恃勢，圖婚誣陷，叩乞當堂省釋，免遭久押拖累事。緣豹有姨母，於本年三月與女月姣上山省墓，被本處土豪黃仁父子窺見表妹月姣頗有姿色，強迫為婚，硬將禮物聘金擔於屋內，姨母不肯，遂假造婚書，誣以包庇賊匪，串奸賴婚等情，誣告捏陷致差拿姨母母女並豹兄林標到堂，勒令了案。姨母云：「女已許配張昭秀才，不肯結婚。」仁臺不及察覺，先將張昭押死，又致姨母受刑身故，並將豹兄暨月姣妹收監，有此奪婚誣陷，情何以堪，迫得據實叩稟公階，伏乞立將豹兄林標，並表妹月姣釋放，免遭押死，並請拿土豪黃仁父子並媒婆陳媽、惡棍伍平混到案究坐，萬代沾恩，上赴公祖大老爺作主施行。年 月 日稟

當日這知府看了林豹所遞稟詞大怒，拍案罵道：「你這糊塗東西，你哥哥通姦人家媳婦，霸人妻子，本府已經查得明白了，你還敢到來混訴，本應將你治罪，姑念你年少無知，權且饒恕，左右與我趕出。」即將該稟詞扯碎。當日林豹被差人趕出，立即來到店中，見了天子，將知府妄為如此，不肯收稟，談了一番。天子聞說大怒道：「待我再做一稟，你即往省城按察衙門再告。」林豹道：「求高客官快寫，待小人往稟便了。」聖天子當即提筆，思了一回，做起這告按察衙的狀，看過改正，再令日清寫正成就。取了銀子一錠，交與林豹吩咐道：「你趕緊前往省城，將稟去遞，不可有誤，我在此候你回音。」

林豹得了銀子及稟，連忙來到江邊，僱船望省城而來。那一日，到了省城上岸，林豹見天色已晚，找尋歇宿店居住。次日林豹著店家備了飯食，吃畢早膳，然後進城，打聽按察逮稟日期，此時業已初七日，臬臺未有出衙，不能攔車投遞，等候到申刻，始行回店安歇。到了次早，食些乾糧，抬了稟詞一直進城，各百姓將稟章紛紛呈上，那按察乃係姓霍名達成，廣東人氏，為人清廉正直，辦事謹慎，唯是懦弱不振，當日坐在案上，收各百姓所呈之稟，盡行收了。迨收到林豹之稟，乃係控告揚州知府的，不勝大駭，其辭云：

具稟人林豹，年□九歲，係揚州人，稟為偏斷濫押，刑斃無辜，伏乞札行起死救生，以雪冤枉事。竊豹有姨丈殷計昌，原籍廣東人氏，來揚貿易，不幸身故，遺下姨母楊氏與女月姣，賃媒配與秀才張昭為妻。上年三月，姨母與女月姣上墳拜掃，偶遇土豪黃仁父子，窺見表妹姿色，強迫為媳，硬將聘金禮物抬至屋中。姨母不從，遂以包庇賊匪，行劫串奸，賴婚等語在知府臺下誣告。乃知府不察，立即飭差捉拿姨母母女並張昭、林標到案，勒令結婚。姨母云：「女已許秀才張昭，不肯允從。」遂喝衙差將我姨母重打，以致傷重命亡，並將秀才押死，表妹哥哥現押在監，擬赴衙門稟請提釋，無奈府尊得賄，不肯尼憐，反將狀稟扯碎，著令差役將豹趕出。謂非錢財私賄，誰肯有此偏斷？押死刑斃無辜，若不稟明，冤終莫白，迫得奔叩崇轅，伏乞速札行揚州府，立提豹兄林標、表妹月姣省釋。著差捉土豪黃仁父子，並媒婆陳媽、惡棍伍平混到案究治。公侯萬代上赴大人臺前恩准施行。年 月 日稟

霍臬臺當日看了稟詞，即對林豹說：「你所告知府偏押刑斃等事，究竟是真是假，本司難以深信，待本司著人打聽明白，即行與你審理。」林豹稟道：「此事千真萬確，若有虛誣，情甘伏罪。」臬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俟我查確即辦，你快回去，聽候便是。」林豹見了無奈，辭了走出街來。到店房挑了行李下舟，行了數日，回到揚州，復至李家店中，見了天子，即將臬臺吩咐言語，說了一番。天子道：「臬臺既如此吩咐，候半月□日，再行計較便了。」林豹道：「既高客官如此照料，小人從命。」說完，即起身辭別回家去了。在家候了一月有餘，托人往城內府衙處打聽，並未有臬臺文到。

原來這臬臺，因見林豹所呈之稟係告知府的，他與知府，係屬至交，故此將稟壓住。林豹查得真確，即忙來店中，將此情節對天子細談一番，祈望設法搭救。天子聞了這段情由，大怒道：「狗官如此可惡，明日我進城，與你計辦便是。」是夜一宵已過了，次日著店家：「拈酒飯入來，待我用過，進城有事。」那店家即著人拈去。天子與日清、林豹三人用了膳，一同進城，來到知府衙內，著林豹擂鼓。知府聞報，立即傳齊差役升堂，喝道：「將打鼓之人帶上！」兩旁差役奉命將林豹帶上，喝令：「跪下！」

那知府抬頭一看，見是林豹，心中大怒，喝道：「你到來何事，有何稟報？」林豹道：「小人前月所呈之稟，承蒙收下，今特來求大老爺，將小人的哥哥表妹放出，並捉了土豪黃仁父子究辦，萬代沾恩。」知府大喝道：「你好大膽，月前來告，本府念你年少無知，不將你辦罪，又告到臬臺，云我偏斷等語，若不將你重責，人皆效尤。」說完，喝令差役：「推下打一百！」聖天子上前道：「身為官府，妄將百姓難為，已將姨母打死，又將秀才張昭押斃，已屬膽大妄為，我勸你快快將他哥哥林標並月姣放了便罷，若再稍延，王法何在？」知府大喝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在此講話，這是什麼所在？」聖天子道：「這不過小小知府衙門，就是相府門第也常坐。」知府道：「你這人唐突本府，待本府把個厲害你見。」即喝令各差役：「將他推下！」早有幾個失時差役，一擁上前，被聖天子三拳兩腳，打得跌去丈餘。這知府見事不妙，走入後堂。早有差役數一□名，各持軍械將天子圍住。林豹見鬧起事來，與日清早已奔出衙外。

當時天子見差人手持利刃，急忙問到一邊，乘便搶了一把利刃迎敵，打開一條血路，直走出來。各差役隨後緊追，天子且走且戰，出了城外，到馬王廟來。

卻說唐奂自從在英武院護了聖駕，得了這只斑指，屢次欲上京，又無盤費，卻又不敢返英武院，只得奔逃，沿途賣武渡日。來到揚州，一月有餘，這日正在馬王廟開場賣武，忽見前途有持利刃者慌張奔走，背後卻有數口人各執軍械追趕而來。定目一看，認得是前在英武院所遇天子，不覺大駭，忙將所用之棍執在手中，大叫：「高老爺不用慌張，我來也！」當時聖上見已有人來助，一看乃係唐奂，大喜過望，兩人回頭迎敵，早有這班差役，業已趕到，被唐奂大喝一聲，手執鐵棍，如蛟龍取水一般。各差役周身損破，鮮血淋漓，不敢迎敵，大敗而走。唐奂追趕，天子道：「不可追去，你快將武具收去，一齊回店細談。」唐奂聞說，即收起武具雜物，跟隨天子，來到店旁。

日清與林豹在店守候，一見天子回來，上前問安。天子就將唐奂相助，細說一番。對日清道：「趕緊拿了銀錢，出去市上買酒肉，交店主快去煮熟。」日清即時領命，拈銀出市。買妥回來，交與店家調弄。天子問道：「唐卿自從在英武院別後，一向光景如何？」唐奂道：「臣自與主上別後，不敢回英武院，欲想赴京，又未知聖上曾否回朝，是以不敢起程，又無盤費，只得在大街賣武度日。請問主上，被眾人追趕，卻是為何？望乞示知。」天子道：「都因自己性近豪俠，為抱不平。」將在街上遇見林豹之事，述了一回：「不知唐卿此處，卻有多少兄弟，必須想個善法前去救他二人出來，並將知府殺了，方泄朕恨。」唐奂奏道：「主上貴為天子，不宜行險。這件事情，要下一道密旨，著江蘇巡撫，從公了結。況臣前數日在唐家店，伊有從人患病，臣與醫治痊癒，問其主人，稱說係欽命巡江伯總督，到來訪察民情，主上不若著他辦理此事，尚為穩當，切勿再蹈危險。」

天子道：「伯達此番到來，亦是訪朕回朝，朕欲回朝，奈因此事未了，放心不下。你前去向他從人說知，將朕前賜與你的斑指，交他從人呈上，伯達一看，見你便明。朕在柴家莊聽候，你回他說，到時尋訪見朕，不可行君臣大禮，恐被人知。」唐奂道：「臣從命。」說時早有店家將酒肉搬來，房中擺開，各人拈起酒杯暢飲，飲完，各人吃飯，即便安寢。到了次日，先著林豹回家，給了店錢，這唐奂檢齊雜物，直向唐家店去了。天子見各人去後，與日清一齊回轉柴家莊，員外接入說道：「高親翁這幾天去何處遊玩？」天子道：「各處遊玩，未有定蹤。」

卻說唐奂一路去唐家店內，即向從人說道：「我今奉天賜老爺之命，欲見你家主人，你可將斑指一隻，交上觀看，便知明白。」從人執了唐奂斑指進去，未久出對唐奂道：「我主人請你進去。」唐奂道：「相煩引進。」入房在旁站立。伯制軍道：「兄臺姓名甚名誰，在何處得遇主上？坐下細談。」唐奂道：「大人在此，小人哪敢坐位！」伯制軍道：「兄奉主上之命而來，與欽差無異，豈有不坐之理？」唐奂見伯制軍如此謙遜，始行告坐過，道：「小人姓唐名奂，福建人氏，向在英武院兵部之弟葉宏基處當為教頭，因主上到院探訪，招出大事，被困在院。小人得神人報夢，上前保駕，後來蒙主上贈了斑指，即與分別。後聞英武院已封，小一向流落江湖賣武，前月到揚州馬王廟，又遇主上被人追趕，因此上前保駕。一時詢起情由，方知因揚州知府受賄偏斷，遂將土惡黃仁，強迫月姣為媳不遂，後以包庇賴婚等語誣告，打死楊氏，押死秀才張昭，並將月姣林標收監，林豹呈稟不收，反將稟扯碎趕出，即到按察呈調，月餘未見札行辦理。主上與林豹同往大鬧公堂，被知府差人追趕，因此相助，訪得大人在此，故奉主上之命，請大人行札查辦。」

當日伯制軍聽見此言說道：「我正欲訪尋主上，數月未見，今幸在此，煩唐奂帶我一見。」唐奂道：「小人臨行時，主上吩咐，在柴家莊上如果大人要見，切莫行君臣大禮，以免外面傳揚，當為朋友便可。」伯制軍道：「即非有命，我也曉得。」帶了兩個從人，與唐奂一路往柴家莊。來到莊中，著人通報，家人來到書房說：「伯唐二位來此見訪。」主上聞言，著日清出去迎接，說道：「有請二位進去。」

伯唐二人跟了日清，來到書房，見過主上，行常禮坐下。天子已寫密旨，著日清取來，交與伯達說道：「你持書回去照辦。」伯達將太后之旨交予主上道：「務須照此而行，不可久留於外，有失闕望。」天子道：「曉得，俟此事辦妥，即行回去，你快帶同唐奂，一齊辦理。」伯制軍領了密旨，遂與唐奂一齊回店入房，將聖旨開讀：

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朕游江南，一則尋訪賢良，二來查察奸佞，月前偶到揚州，得見小子林豹，沿途啼哭，詢問情由，據言伊有姨丈，姓殷名計昌，娶妻楊氏，生有一女，名喚月姣，追姨丈不幸身故，遺下妻女在家度日。本年三月上墳拜掃，被土豪黃仁父子，窺其表妹月姣頗有姿色，強迫為媳，硬將聘金禮物抬至屋內，姨母云：今已許配秀才張昭，不肯允承。土惡遂作假婚書，賄囑知府桂文芳，以庇賊行劫、串奸賴婚誣造謊告捏陷，以致差捉姨母、張昭並表妹月姣與林標收監，勒令具婚。姨母不從，云女已許配丈夫。知府大怒，先將張昭重打收監，以致受傷身故，並將姨母打死，即將表妹月姣及哥子林標收監。林豹往稟知府，反被知府將稟扯碎，逐出衙來。復告臬臺，一月有餘，未見札行辦理，殊為玩視人命。朕業已查明，卿即趕緊覆行臬臺霍達成，即傳知府桂文芳到衙押候，飭差捉拿土豪黃仁與子飛鴻，並陳媽、棍徒伍平混收監。分別輕重，按律究辦。毋得違命，欽此。某年 月 日文

當日，伯制軍誦完聖旨，即著帶來書辦，寫札諭飭令役人帶向霍臬臺衙門投上，並著唐奂為中軍官，前往協同查拿。當日霍臬臺接了伯制軍這道札諭，打開一看，其札諭云：

欽命巡閱長江水師軍務總督部堂伯為札飭查拿究辦事，現據林豹控告，稟稱伊有已故姨丈殷計昌，遺妻楊氏與女月姣在家，本年三月上墳拜掃，被土豪黃仁父子窺見表妹月姣頗有姿色，強迫為媳，姨母稱已許配秀才張昭，不能再配二夫。土豪恃勢，將禮物抬進屋內，姨母不允，遂以串賊行劫、串奸賴婚等詞，賄囑知府，拿姨母並張昭，勒令具婚，姨母不允，即將姨母重刑打死，並將張昭押死，又捉表妹月姣哥子林標收監。經伊往知府衙門稟請超釋，知府大怒，將伊稟扯碎，即逐出衙，茲藉福星移照，喊告臺階，伏乞立傳知府到衙，再捉拿黃仁父子，並媒婆陳媽、棍徒伍平混收監。提出月姣林標到堂釋放等情，該司即便遵照辦理。文到之日，立傳知府桂文芳到堂押候，飭差查捉黃仁父子並陳媽、伍平混收監究辦，毋得延遲，致乾未便。此札。 年 月 日文

卻說霍臬臺看完伯制軍札諭，即刻傳桂知府到衙押候，令差役捉拿黃仁並三子飛鴻、陳媽與伍平混收監，聽候辦理。即差人前去知府監中，提出月姣林標，堂上帶來跪下。霍臬臺安慰道：「本司業已知道你二人冤屈，如今將你二人釋放回家，定將黃仁父子究辦，與你母親丈夫報仇。」月姣未言，大哭起來。霍臬臺道：「如今本司業已應允與你報仇，因何尚為啼哭？你可說與我知。」月姣答道：「我丈夫係被黃仁父子害死，求大人准許小女子前往丈夫墳墓拜掃一番，即沾恩了。」臬臺道：「待本司著人與你前去便了。」當即差人引了月姣，到墳大哭，月姣撞碑而死，其屍不倒。差役不勝驚異，立刻回行，向臬臺稟知。

臬臺聞報驚道：「有此奇事？」即著差人引路，見了屍如生人一般，面不改容，立而不倒。即刻將黃仁父子，在山墳上正法，並將陳媽、伍平混各責一百大板，在墳前枷號一月示眾，這知府發往軍臺效力贖罪，其屍方倒。

當日臬臺回衙，將此各情做了詳文，稟請伯制軍奏明朝廷。飭令地方官四時祭祀，此是後話。且說唐奂已把此案辦妥，到柴家莊上，將此事奏明主上。主上聞奏，長歎一聲曰：「真烈女也！」作詩以贊之，詩曰：

重貞輕身伴夫亡，非比尋常烈女行。  
白首尚難存晚節，少年誰不惜春光。  
魂歸陰府乾坤壯，血染碑頭草木香。  
朕淚非教容易落，實因上古正綱常。

仁聖天子吟罷詩詞，立寫聖旨交予霍臬司，另候選用，聖旨著大學士劉墉開讀：

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朕游江南，路過揚州府地方，有烈女殷月姣，配夫秀才張昭，尚未過門，被土豪黃仁強迫為媳，賄囑知府桂文芳，捉拿其夫押死，並將該女收監。後朕聞之，著按察將其釋放，伊到夫墳，撞碑而死，其屍不倒，如此貞節，朕甚嘉賞。卿可飭令地方官敕建立祠，四時祭祀，以慰貞魂，並於該處庫中，撥銀二千兩，置買產業，以為永遠祭祀之需，毋得違旨。欽

此。

當日大學士劉墉讀完聖旨，立即札令揚州府地方官建立烈女祠，並於庫中撥銀二千兩，置買產業，四時祭祀，後來顯聖。並傳諭霍達成特授浙江布政司，立即前去蒞任，那霍達成領了文憑，立即拜別大學士劉墉，即赴新任去了。當日天子自降旨後，伏念月姣貞節，她母楊氏又被知府杖死，不勝嗟惜。著林標承繼殷計昌，繼他香火，至殷計昌遺下產業，交其承受。另賞銀一千兩，交給林標收領娶妻，將來生有子息，繼張昭為嗣，並賞林標七品頂戴，即補把總之職，著其學習弓馬，俟其熟練，即行到任。以表其忠義之心。即在柴家莊寫下密旨，交與林豹轉交伊兄林標手執，並囑他不必到來謝恩。林豹領旨去了。唐矣尚在身旁，又吩咐道：「我今日與日清別處遊玩，你可前往伯達店中，跟他速往各處巡視，將來完竣公事，一同回京，往軍機處見大學士劉墉，他見朕旨，自然飭你赴任，朕今加封你為協鎮。」降旨一道交與唐矣，唐矣接了聖旨，連忙跪下叩頭謝恩，前往伯制軍處。正是

只因救主功勞大，年年得住帝王都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